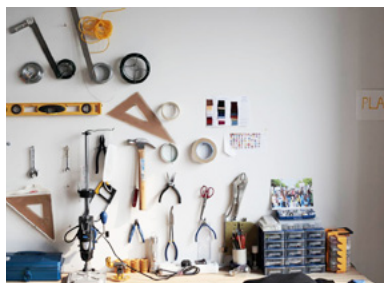


探员L生成记

文 / 魏颖

跨进刘辛夷的工作室时，感觉气场非常不同于平时拜访过的工作室，它更像一个车间，一个机械库，一个实验室。这个工作室离杭州约一个小时的车程，附近没有任何其他工作室，气质冷寂像是一个孤岛。整个工作室由三部分组成，进门是工作台，钻头车床扳手一应俱全。右侧是他的摄影棚、相机、照明背景板。左侧是他的工作站，电脑硬盘并立，用于剪辑和进行调试。器械齐全，简洁实用。但更清晰的是思路，刘辛夷展示了自己的工作计划表，分为四大类主题，循序渐进。黑色的是已完成的，红色的是有灵感却还未实施的。



刘辛夷工作室一角
A corner of Liu Xinyi's workspace

这种清晰明了的气质，很好的体现了刘辛夷首次国内个展的名字——《探员L》。探员L是刘辛夷在创作过程中的自我，此人喜爱政治历史，思路清晰，心性狡谐幽默，表述清晰，手工技术一流。他也喜欢用调侃的态度轻松而犀利地揭开影响事物的侧面因素，且手法多维。例如他喜欢从时间维度的观察事物（《伊丽莎白》），喜欢提取抽象元素来概括事物（《马恩列斯毛》、《万用抗议牌》），或者使用互位来揶揄事物的本质（《美容美发》）等等。他近期的一件作品《天儿不错》即是很好的例子。他试图去归纳资本主义的特性，于是采用了“9.11”这个话题，却将这个沉重的题材落脚在一个轻巧又饶有寓意的媒介——曼哈顿风光明信片上。在这件录像作品中，一个阿富汗青年背对着镜头出现在一个中亚荒漠里，手里拿着世贸大楼的明信片扇动，一直到明信片上的火焰消失。背景配音是布什关于“9.11”演讲录音的反向播放，听起来更像是一种怪异的语言。探员侃侃而谈：“2010年美军击毙本拉登的时候，我正在英国，当时没有找到回应的方式。但我觉得美国的反恐战争和中国的关系很有意思，因为中国在压力下取得了很大的地缘政治利益。美国在强政的时候去参战，却替中国争取了时间。‘9.11’事件使得我们这一代转变了对于美国的印象。在一切发生之前，资本主义的一切都按部就班。”

当然也没有忘了技术范儿，“一开始计划点火燃烧，整个明信片在过程中直接烧没了。后来想出背后涂磷的办法，在扇的过程中和空气产生作用慢慢燃烧。”谈到这里他微微一笑，轻松自然将各种探索中的繁杂琐碎掩盖于其中。但探员L并非天生如此……

1 中国美院时期

——“我感觉国美的传统里有一种对西方美术史的暗恋。”

刘辛夷在国美呆了十年。

国美有非常好的艺术史传统，他从附中开始系统地接受古典艺术教育，进入国美之后，又开始接触现当代艺术史及理论。在浓厚的氛围中，刘辛夷觉得自己像是走完了一遍自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美术史。这种虚拟的美术史如此浩瀚深远，以至于刘辛夷开始陷入深深的迷茫。“已花了十年时间在美院系统学习如何做艺术。但还是不知道为何做艺术，那种情形有点惨。”刘辛夷笑着描述当时的自己。

刘辛夷迫切希望一种改变，但又不十分清晰，于是他开始准备出国。

在出国前一年的准备时间里，刘去了北京，他碰到了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



刘辛夷作品《天儿不错》及制作过程
“Sunny and Dry” and the process of its creation

“刚到北京的那会儿，我在UCCA做志愿讲解员。当时的主展厅是黄永砫的回顾展《占卜者之屋》，而中厅和侧厅展的是五个国外当年年轻艺术家的群展，当时就觉得黄在思维深度和题材处理上完全压倒了国外艺术家，而我的工作却要分别对这两个展览做恰如其分的导览。或许因为这段经历，我开始对于西方的艺术不再有一种畏惧的心理。”

另外，北京作为首都的特殊地位使得刘辛夷感受到了政治的存在性。“之前我一直在杭州生活，杭州的政治氛围并不浓厚。在北京期间，遇见了一件对我而言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经历一个政治时刻。当时我就在天安门附近，通过公交上的电视这一大众传媒看到了正在进行的两会。而真实的两会正在大会堂举行，眼见只有咫尺之近。这种双重感受非常奇妙。”

尽管那种国美赋予的美术史的威严感，在北京时期小小地晃动了一下，但并无损根基，刘辛夷带着满满的知识以及对于政治好奇感的萌芽，去了英国，并没有任何征兆显示他会成为探员L。

2 金匠前期

——“在金匠没有人教你，它只是‘鞭打’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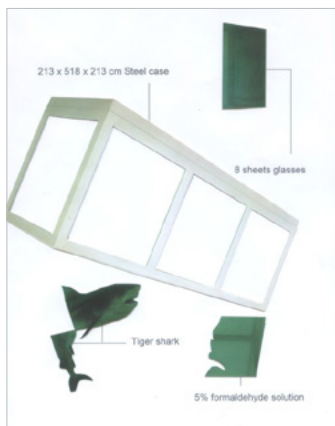
刘辛夷最后选择了伦敦的金匠学院 (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 这所著名的学校在80年代毕业的一群人改写了整个当代艺术史, 即为人所熟悉的YBA (Young British Artist)。

金匠的艺术系偏左翼, 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 对学生智性的培养大于手艺, 同时伴随有一套严酷的系统去训练学生作为未来独立艺术家的特质: 独立思考获取素材, 向潜在的策展人阐释作品以及承受各方批评甚至是攻击的强悍心理, 所以它是一个思维上的“集中营”。当然这一体制并非天生, 尤其是在英国这样注重传统的国家。在80年代, 当时的艺术学院院长乔恩·汤普逊 (Jon Thompson) 进行了改革, 废除了学院分科制度, 而老师迈克尔·克雷格-马丁 (Michael Craig-Martin) 更进一步, 鼓励当时尚是学生的达明安·赫斯特 (Damien Hurst) 等人关注市场动态。

刘辛夷刚来金匠的时候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身份问题, 只是觉得一切很新鲜。“当时班级里只有我来自大陆, 唯一可以讲中文的是一位台湾同学。”但几个月后, 这种新鲜感消退, 他开始真切感受到金匠严格的教学机制。

金匠的学期设置, 一共是两年六个学期。每个学期有一个研讨会 (seminar)。研讨会上, 每个学生要在同学和老师面前展示作品, 所有人在明知作者是谁的情况下, 对作品展开最犀利的批评。“然而教学的传统规定你没有现场反驳的机会, 只能听凭大家议论甚至嘲笑, 然后回家把这些评论总结在一起。这有点残酷, 班里有好些同学一开始消受不了, 一个秘鲁的, 一个美国的, 先后选择退学了。”刘辛夷仍心有余悸。刘辛夷做的第一个研讨会展览是关于从金匠毕业的YBA的调查。他将这些人的优秀作品进行了一番说明书似的分解, 作品的题目也进行字典似的翻译, 造成一种教科书似的反讽感觉。“我来自于中国, 它在当地常态的语境设定中是一个世界工厂, 所以把YBA做成说明书一样, 有意符合我那会儿比较在意的一种身份标签。”

第二个学期的研讨会是探源 (source) 的。这种形式没有作品的展示, 纯粹是讲演, 陈述对你艺术观念影响重大的哲学或者艺术史来源, 借此来引述和发展



《YBA计划》作品示意图
A diagram of the work "YBA Project"

自己的方法论。此时刘辛夷发现大部分同学已经有了固定的研究领域, 而他当时还很混乱, 只做了关于黄永砵和约瑟夫·库索斯 (Joseph Kosuth) 的陈述。“我在金匠一直比较艰难, 因为总是在进行大跨度的试验。”虽然只是尝试, 但是从最初凭直觉喜爱的两个艺术家身上, 大约可以看到刘辛夷的品味和倾向, 总是具有智性, 或者说是浓重的知识分子情结。

金匠的另一教学方式叫指导课 (tutorial), 每学期至少三次。这门课是学生在展示自己作品的同时, 和教师进行一对一的长时对话。和研讨会的天马行空不同, 它是一种高效的交流。指导课的谈话对象可以是学校的老师和你感兴趣的艺术家。借此机会, 金匠训练学生展示陈述事实的能力, 同时也给学生提供许多机会去接触自己仰慕欣赏的前辈。刘辛夷当时选择的对象是泰特现代美术馆 (Tate Modern) 的拉丁艺术策展人, 以及金匠的前辈奚建军。他们所提供的建议, 不仅有助于作品的塑造, 更使刘辛夷对华裔及其他少数裔在英国的地位和发展空间有了更深的理解。

3 金匠后期

——“这是一种很私人很微小的感觉, 但确实启发了我。”

金匠的教学精神是希望学生多多实践, 从自我的深层矛盾中寻找自己的定位。而刘辛夷发现自己面临的问题是面对全新的观众群, 毫无中国语境, 针对社会心理层面的沟通很困难, 创作方向仍然很模糊。

不过, 刘辛夷一直在寻找的切入点, 在一次回国的经历中被不经意地触碰到了。

2009年4月, 刘辛夷再次回到北京。在经历了一年多的英国生活后, 他观察到国内经济形势远比欧洲积极。这在没有对比的情况下, 或许很难察觉; 但有了英国生活的对照之后, 他发现“奥运之后经济危机中的世界中心或者在东移”。同时, 北京这座城市对身处其中之人有催化剂般的影响, 一年前对于政治的切身感受再次浮现。那次对于两会的深刻印象, 如今通过中西方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的比较, 产生了一种奇妙的质变。他突然有一种想法, 觉得政治不再高高在上, 而是一种极其真切的个人感受。也许还可以是一种有趣的作品题材。“这是一种很私人很微小的感觉, 但确实启发了我。”

此次萌芽以后，刘辛夷再次回到金匠，继续自己的第三学期，他开始留心各种政治题材，并开始创作。但是我们在观看他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的作品时，会发现总有晦涩的文学式隐喻，沉重有隔阂。

他后来的太太，当时的女友顾颖到伦敦探望他，陪伴他直至金匠毕业。她有很好的国学和宗教的功底，一次巧合下，他们组织了一个《金瓶经》的研习班。整部经书上部讲空，下部讲无法。其中重复提到了一个重要概念：相。“当时突然感悟这个世界有真相，也有假相。谈论一个和所谓真实相违背的事物，反而会激发人对真相的探求。同样，在充满假的世界里，制造有想象力的假相没准比努力地解释真相更有趣。”

经此，刘辛夷的作品开始变得轻盈起来，不再艰涩难懂，背负沉重。这种转变，以及之前的积累和阅读都使刘辛夷的三件毕业作品相较之前的作品有了质的飞越。

“我在研究生两年一共做了18件作品。毕业创作是我的一个总结。最后阶段的三件作品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马克思斯毛》、《自动手臂》、《万用抗议牌》。主要呈现自己对于激进政治的思考。”

刘辛夷谈到作品《马克思斯毛》，创作时间正值欧洲的金融危机，周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谈论越来越多。伦敦在每年七月份的时候，会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大聚会，他们抬着四大领袖的肖像上街，就像时光倒流，仿佛回到欧洲共产主义高峰期，这种切身体验相当强烈。当时就想着如何表现，后来想到在中国有一套著名的版画是马克思斯毛，从远处看着，胡子越变越少。而这种看似幽默的“胡子”渐变过程其实包含了极其深刻的政治历史演变，这也是探员变得轻盈以后作品拥有的特质。



刘辛夷作品《美容美发》及制作过程
“Hair Salon” and the process of its creation

4 打工时期

——“你借英国老牌帝国的东风，四处瞭望世界，视野自然宽阔。”

从金匠毕业，刘辛夷当了一年的“蓝领”——进入埃文斯连锁自行车店 (Evans Cycle) 打工，他当时的考虑是：想真正感受英国民众的生活，并且有时间思考是否真正成为一个全职艺术家。

“店里有一个车间。做装车工，一共有三个级别，从第一级开始培训。”刘辛夷回忆，“在打工期间，我真切感受到英国的工人阶级其实很难。冬天的时候，每天早上八点天亮开工，四五点天黑收工。天黑出天黑回，过的极其没有生活质量。如果是全职的话，月薪900镑，花去房租400镑，剩下的够勉强活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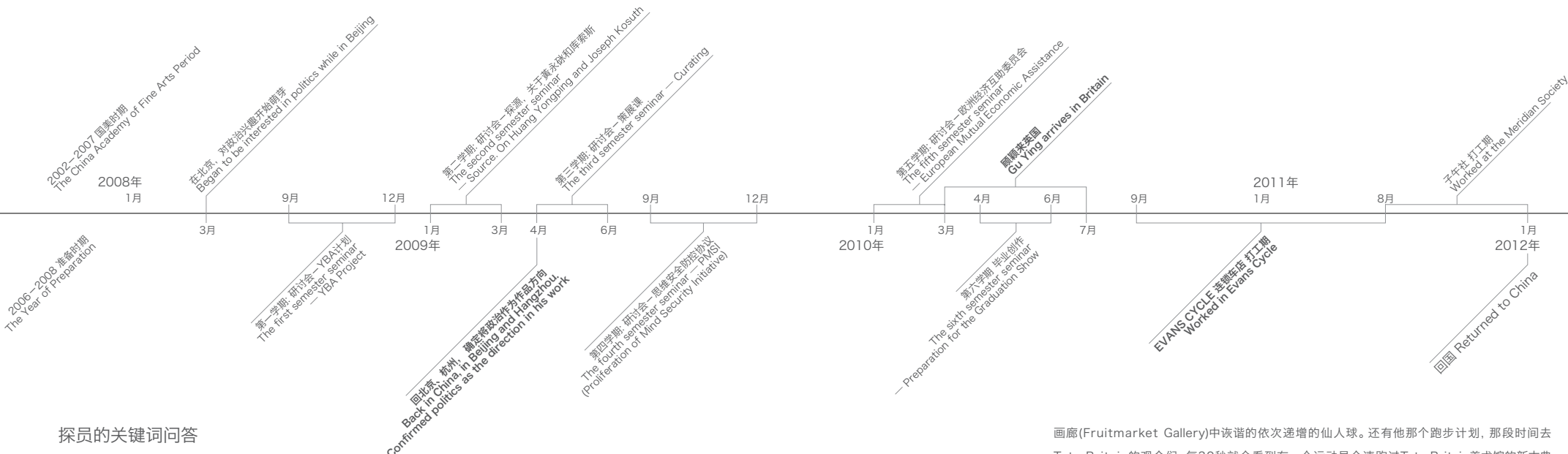
就这样闻鸡而起地生活了十二个月之后，刘辛夷又体验了八个月的“白领”生活，在午社 (Meridian Society) 做文秘工作。这是一家非盈利机构，致力于帮助英国人了解中国，以及组织研究中国问题的作家、研究人士做公共活动，这和国际政治的变局非常有关。而相关的工作就是做会议笔记，整理文档，回邮件，发展会员，并且每封邮件要同时写给五个上司汇报。刘辛夷发现这些工作都将精力吞噬，将时间撕成碎片，而完全没有时间去做艺术时，他知道这是回国的时候了。

这二十个月对刘辛夷非常重要，他经历了校园以外现实的英国社会，这种艰辛使他对艺术和政治的思考真正渗入骨髓。从修车开始，他才真正理解资本主义，而非课本上一个抽象名词。并且，在此期间，他保持阅读习惯，并拓展题材，使其扩展到国际关系。而英国这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正是这种资源最丰富的温床。曾经的殖民地不再，但是气度仍存。人人谈论政治，就像家常便饭，在此处不会觉得政治就是宫斗分脏，而是很有历史感和真实的东西。你借此东风，四处瞭望世界，视野自然宽阔。

5 探员生成

刘辛夷最终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探员L，他所吸收的，来自很多方面：国美十年的功底，金匠时期的严酷训练出的战斗精神，来自佛典的举重若轻，车行里的世俗生活，文员的琐碎，最终磨练出一颗探员L的心。

欢迎来到探员L的世界。



探员的关键词问答

1 政治

魏颖: 谈谈你的作品和政治的关系。

刘辛夷: 我理解的政治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基础性的社会组织方法。它确定了经济和文化活动的作用对象和范围。自从人类开始书写历史, 政治作用的就是自我和群体, 族群与世界关系的参照。虽然政治如此事关重大, 它的历史发展却是充满了非理性因素。在看待政治的出发点上, 我多少有些人类学的兴趣, 因而我的创作不是用来表达我自身的政治观点。并且我对参与政治本身并没有多大的热情, 我只去研究政治题材, 期待从中发现理解人类社会的新思路。

魏颖: 如何看待题材的敏感性?

刘辛夷: 关于政治敏感性, 有些艺术作品的价值就在于展示被管制, 在与权力周旋之中体现智慧和勇气。激进是一种诱惑, 激进会让我们觉得拥有了独立不妥协的战斗精神, 但这正是我有所怀疑的。

2 历史

魏颖: 注意到你的作品中有一种历史纵深感, 比如《伊丽莎白》等, 你本身的历史观是如何形成。

刘辛夷: 汤因比、黄仁宇这样的历史学家帮我建立了看待历史的视野。可能是李泽厚、汪晖这样的文化研究者建立了从中国出发的主体性思路。李敖、井底望天这些杂家又带来的一种相对抽离的视角和文化对照方法。综合耳濡目染的不成体系的中国传统史学影响, 搅拌在一起, 对我的影响是比较深的。

3 偶像

魏颖: 谈谈那些对你有影响或者有触动的人。

刘辛夷: 一开始受影响比较大的是黄永砷, 我对他的挖掘是在英国时期。而比如Martin Creed, Maurizio Cattelan一类的艺术家都是很好的玩家。比如Martin Creed, 他在水果

画廊(Fruitmarket Gallery)中诙谐的依次递增的仙人球。还有他那个跑步计划, 那段时间去Tate Britain的观众们, 每30秒就会看到一个运动员全速跑过Tate Britain美术馆的新古典主义长廊, 他们像钟表一样准时, 而又不可避免的参照了分别长廊两侧的古典和当代艺术史。瑞士艺术家Roman Signer, 我去苏黎世看了他的回顾展, 基本都是录像作品。他一直用非美术史的方式去抗争, 但手法一点也不苦大仇深, 比如《小圆点》这件作品是Roman在自己身处一片祥和的自然风景中, 艺术家面对画布而坐, 身后却放置一个即将引爆的炸弹, 在其突然爆炸的时候, 他在画布上留下受到惊吓时慌乱的一笔。

4 金匠

魏颖: 作为一个内部观察者的角度, 金匠的教学体制究竟如何?

刘辛夷: 金匠的学生对于YBA的并没有盲目的崇拜感, 甚至提起他们都有些避讳, 事实上当年的YBA也不能代表金匠全部学术贡献, 金匠有更多的维度。有意思的是, 金匠的教学可能没有多少精力能够用在强调作品的完成性, 大多数学生的作品因此看上去都方法晦涩, 制作粗糙, 吸引力有限, 但是最终成就为职业艺术家的毕业生们都能把作品完整感发挥到极致。这反而对应了一个艺术圈关于YBA一代之后的金匠学院的一个普遍认识, 即这所学校的特色就是能教导学生如何成功地商业化观念艺术。

魏颖: 伦敦其他艺术院校的各自特点呢。

刘辛夷: 伦敦的其他学校则各有特色: RCA(Royal College of Art, 皇家艺术学院)很有欧洲上流社会的时髦味道, 在很多地方被认为和金匠对比, 代表价值取向的两端。UCL(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Slade学院是英国的老牌美院, 对于英国本土大众而言, 有点像中央美院, 思路上也比较中庸一些。UAL(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 伦敦艺术大学), 代表是圣马丁(Central Saint Martins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和切尔西(Chelsea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更加年轻和视觉化。